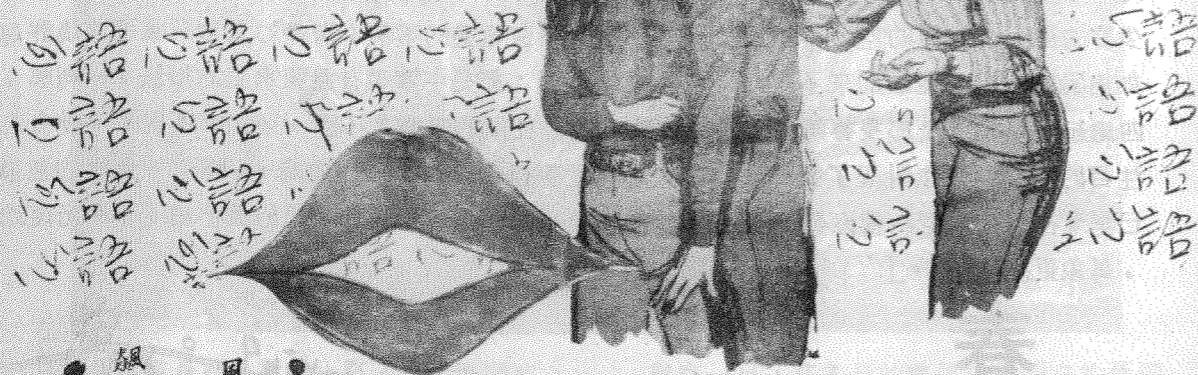


心

語



「來了，聶雪梅過來了，咦！奇怪！今天怎麼無精打采，低著頭走路，是不是病了？我問問看……」哼，什麼了不起，叫你，還不理人哩！吃了炸藥了？臉繃得緊緊的一付不可一世的模樣，我尹智仁那點得罪妳了？有人說：女人是善變的動物，可真不錯，前天晚上舞會裡還溫柔的像小貓，今天就凶得像老虎！聶雪梅，沒啥稀奇！沒有妳，我照樣活得鮮艷亂跳，何況我本來就對妳沒有企圖，前天要不是和老皮打賭，我才不會帶妳去跳舞哩！說起老皮也真令人恨得牙癢癢的，他說女孩子大多喜歡玩，我也不過玩笑似的說了句：如果妳敢和我打賭三場電影，我就邀聶雪梅一起去，沒想老皮真的和我賭了，老皮這傢伙真不是東西，賭就賭吧！不讓你見識見識我尹智仁的功力，還真被你瞧扁了。沒想妳這小妮子還真肯去，面子硬是夠大，嗯！聶雪梅，妳那天的打扮，真不是蓋的，紅色的套裝使原本白皙的皮膚更顯嬌嫩，臉頰也泛著紅暈，妳身上散發出的幽香，令我陶醉，聶雪梅，也許妳還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和女孩子跳舞哩！所以扶搭在妳腰上的右手不聽使喚的顫抖著，我的心臟激動得像要跳出胸口，而妳好像若無其事，抹著淡淡胭脂的臉靠在我肩上，伴隨音樂輕柔的移動著腳步，妳的舞是那樣的純熟，姿勢是如此的優美，真讓我懷疑妳也是頭一次參加舞會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剛剛看見尹智仁走過來，我就趕快低下了頭，他叫我，我又假裝沒聽見，唉！真不應該，真後悔聽信瓊英的話，說什麼如果我真的喜歡他，就要用欲擒故縱，若即若離的戰術才會成功，唏！鬼才喜歡他。咳，看他站在那兒發楞，怪可憐的，過去跟他道歉吧！不，那怎麼可以，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尊嚴，何況我又是自尊心頂強的，怎麼可以先跟他道歉，應該他先來跟我道歉才對。哼！我又不是百貨店裡的商品，竟然把我當作打賭的對象，真不像話，假如不是王淑美告訴我，還真被蒙在鼓裡呢。尹智仁，你給我記著，我說你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人，要人家和你打賭，把你逼急了，才敢來邀我，前天要不是皮有功跟你賭三場電影

，你就不來請我去跳舞了？想想那天你來邀我的神情也真好笑，我在圖書館唸書，你蹣跚腳的走過來讓我嚇了一大跳，半天才說出幾個字：『有件事，想和妳商量，到外面談談好嗎？』在校園繞了兩圈，腳都走酸了，你還是不停的搓著手，我追問你，你才臉紅脖子粗吞吞吐吐的說出了出來，哼！如果我事先知道你們打賭的事，我才不答應去，讓你輸掉，看你還神不神氣？可是那時我却點頭應允了，你好像還不信似的又問了一句，妳真的願意去嗎？我又點了頭說願意，然後才見你臉上浮出笑容，吁了一口氣，用手拭去額頭的汗水，傻瓜，你大概是第一次邀約女孩子吧？我看得出来，那晚的舞會，你常常踩到我的腳，一雙白鞋上泥跡斑斑，回去還被瓊英損了老半天，說是碰到壓路機。我感到你的手抖了不停，倚著你，可以清脆的聽見你心臟跳動的隆隆聲，唉！其實我又何嘗不是呢？我也和你一樣的緊張，我的一顆純潔少女的心也是撲通撲通的跳個不停，血液直往上昇，令我頭暈目眩，只不過燈光太暗，你無法察覺罷了！尹智仁，我也是第一次接受男孩子的邀請，第一次參加舞會哩！也許你會奇怪，為什麼我的舞跳得這麼好，那有什麼稀奇！在家裡姊姊常常教我，她說上了大學會，有用的。上課了，進教室問問瓊英看，到底要不要找你道歉！



「鐘響了，上課去吧！聶雪梅和李瓊英坐在一塊兒，交頭接耳，吱吱吱的說了大半天，李瓊英回頭來看，有什麼好看的，我又不是怪物，哼！還跟我伸舌頭做鬼臉，好小子，她們一定是在說我，一定是聶雪梅在派我的不是，好！聶雪梅，你真可惡！先不理我已經不對了，還打我的小報告，說我的壞話，看我以後還教不教妳功課？噢！對了，是不是聶雪梅知道我和老皮打賭的事，昨天和老皮從中午開始連趕了三場電影，走出戲院頭昏眼花，頭重腳輕的像個醉鬼，不巧被王淑美看見了，她過來問個不停，老皮居然全盤托出，真丟臉，這種事傳揚出去，如何是好，這下慘了，王淑美和李瓊英是好朋友，李瓊英又和聶雪梅住在一起，王淑美知道的事，聶雪梅若不知道才怪哩！怪不得有人說，若要讓大家知道某一件事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告訴女人。嘿！難怪聶雪梅不理我了；其來有自。……不過，不理我也沒有關係，我對她本來就沒有意思，同班同學嘛，女孩子家，一個人遠從南部到台中求學，在功課上，生活上互相幫忙，是應該的，何況她又是好朋友陳晃的同鄉，更有義務多加照顧了。說起來，邀她跳舞這件事也實在是我的不對，聶雪梅雖然人緣好，很討人喜歡，可是班上的活

動絕少參加，什麼郊遊、烤肉，很少見到芳跡，舞會更不必說了，許多同學不信這個邪，紛紛去探險，結果都被不軟不硬的釘子碰回來，而我去邀她，她居然一口答應了，這不能不說是她給我的特別優惠，我想我應該去跟她解釋一下，賠個不是，可是，唉！真難開口，畢竟臉皮薄如紙，還是先找陳晃商量商量再說吧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瓊英說，不能去和他道歉，女孩子至高無上，他要就來，不要就拉倒，沒什麼稀罕，其實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，我們女孩子有自尊，他們也有呀！怎麼可以將自己的自尊捧得高高的，而去踐踏男孩子的自尊，但是既然瓊英都這麼說了，還是待會下了課，見機行事吧！瓊英又回頭去看了，她說尹智仁和陳晃好像在商議什麼大事，該不會是說我驕傲自大吧？陳晃，如果你敢說半句我的壞話，下次回家，我就去告訴你媽，說你欺負我。其實本來是件小事，怎麼弄得這麼驚扭！尹智仁，都是我不好，剛才如果我不用那種態度對你，也許什麼事都化解了，咳！也要怪瓊英，出的什麼馮主意，這下合著正是『欲擒真縱』了，可是尹智仁你也真是有一股臭脾氣，和人家打賭，你來道個歉不就結了嗎？也不想想，平常我拒絕多少男孩子的邀約，唯獨答應你的，你就神氣活現了，真臭美，簡直像塊木頭，看你平常優裡優氣的，我就知道你不解風情，……我臉紅？不會吧，瓊英，那是胭脂的顏色，可是為什麼耳根熱熱的？為什麼一想到尹智仁我就心跳？就精神恍惚？想到哪兒去了？老教授正瞪著我呢，專心聽講吧！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陳晃說的不錯，應該先去跟她賠禮，陳晃又說他最了解聶雪梅了，自小青梅竹馬長大，初中、高中雖然一個讀女校，一個唸男校，可是還時常在一起研究功課，現在大學又是同班，他說如果不是他已有女朋友他一定會追聶雪梅，還說，聶雪梅很乖，性情溫柔，心地善良，脾氣又好，絕不會無緣無故耍小姐脾氣，嗯！的確也是如此，記得有一次我生病，發燒頭疼躺在床上動彈不得，也沒去上課，後來聶雪梅聽說了，趕快到寢室來探病，端水、拿藥，令我好感動，我看得出那流露在她眉宇間的焦慮和關心。以前，我太幼稚，把女孩子視若天使一般的神聖、純潔，尤其像聶雪梅這樣有內涵的女孩子，我更認為如果進一步去接近她便是褻瀆了她的人格，破壞了我心目中的印象，其實我何嘗不是暗暗的傾心於她，雖然長得並不怎麼樣，可是她那大家閨秀的氣質，常在無意中洋溢著，並且吸引著我，她的談吐是如此的有風度，聽說她還會彈鋼琴、畫畫，對文學也略有造詣，這些不就是在內心深處所造的異性化身嗎？那為什麼我還猶豫不決，躊躇不前呢？去吧！快去向她道歉！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雖然想專心聽課，可是仍然心不在焉，你，就是你尹智仁，悄悄的闖進來，弄縲了我平靜的心湖，究竟是什麼吸引著我？是你高大的體格？是你瀟灑的外表？是你低沉的聲調？還是你開懷的笑語？我想，這些都不是，主要的是你溫文有禮的風采，是你智慧的言談，你豪放的思想，班上很多人都說你土裡土氣，其實那正是你深藏不露，大智若愚的美德。淑美

說你一見到女孩子就臉紅，這也正是你誠信老實表現，平常觀察你的所做所為，也都認真負責，這些都在我心底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「哦！下課了，總算是熬過了這兩個鐘頭，聶雪梅走出教室了，快叫住她，『淑美，聶雪梅請等一下！』

「這節課好長好長喔！欸！有人叫我，是他？尹智仁，他過來了，臉上堆著笑容，『淑美！我在這兒！』

「……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